

.7

· 云南风情丛书 ·

无字的情书

• 云南风情丛书 •

无字的情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无字的情书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74千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000册

书号：10355·180 定价：1.30元

目 录

老米涛和她的儿子们·····	季 康	1
老毕摩之死·····	季 康	14
猎 神·····	季 康	39
没有织完的筒裙·····	杨 苏	54
无字的情书·····	李钧龙	63
偷 姑 娘·····	李钧龙	76
思念的野白露花·····	李钧龙	103
皈依者的儿子·····	张 长	119
三角地的黄昏·····	徐 军	143
山角落的哥妹们·····	普 飞	153
基 诺 人·····	吴慧泉	164
阿努咪娅·····	湘 女	182
这儿飞来蝴蝶·····	王雨谷	211
燃烧的杜鹃花·····	戈阿干	234
转经路上·····	杨增适	251

老米涛和她的儿子们

季 康

一

乌云压得很低，澜沧江咆哮着，翻滚着黑色的浪花，风暴快要来了。

傣族姑娘们的纺车都已经抬到了楼上，篝火熄灭了，然而，老米涛^①却仍然坐在寨前的路口不停地纺着线，她在等待着解放军。

老米涛在这里等候解放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几乎每天她都要坐在这芭蕉树影下的纺车旁，向那路的尽头凝望；只有在她等到了他们，把他们引到自己的小竹楼上，并且为他们铺好了床铺时，她才收拾起自己的纺车，亲切地、忙碌地招待那些被傣族人民称为“大哥”的好人。但当他们一走，她就又把纺车抬到寨前唯一的小路上来了。

老米涛实在爱解放军。可是，当解放军第一次来到这边远的曼打寨时，老米涛却和寨上的很多人一样，跟着她的老男人康朗映躲到了那些阴暗的、滴水的大崖洞里。这要用老米涛现在的话来说：那时候她还是一个糊涂的女人，糊涂得很哪！

^① 傣语，老妈妈。

二

老米涛第一次接待的解放军是一个年轻的指导员和他的通讯员。不过，实际上老米涛并没有接待他们，只是当她听说了解放军不杀人，不抢东西，被寨上岩桑那个小伙子从大山里唤了回来的时候，才发现他们已经住在自己的家里了。楼下，在匆忙中忘了抱走的那只老母鸡还在，鸡窝里完好地放着那几天下的蛋，小通讯员把鸡蛋一个一个准确地、计算着递给了老米涛，然后把蚊帐与背包，安置到竹楼外走廊的一个角上。老米涛接着蛋很惊奇，可是她不敢和他们说话，也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。她只是想：这些带枪的汉人不住进她的房子里打扰她，实在是一件好事。而老康朗映呢，虽然他年轻时干过马帮，懂得汉话，可也只在一边装聋作哑，好象没有看见这两个头上戴着五角星的人一样。

年轻的指导员和他的更年轻的通讯员，一天到晚非常忙。他们带着分散住在各家的战士到澜沧江沿岸的山头上，观察着地形，把山、水、树木画到他们的小笔记本上。当他们回到寨子来时，又总是说着笑话，忙碌地帮着寨子上的人们挑水、扫地、种庄稼。其中有一个战士，还特别在寨子中间一块广场上摆了一个剃头摊子，用生硬的傣话来说服他们：不要一个钱给所有的愿来理发的人理发。

老米涛不理解他们。她只记得过去那些带枪的汉人总是来抢他们，把姑娘带走，把年轻男子也带走；她自己的儿子岩汗就因为性格刚强，不愿给那些汉人挑东西，被打死在寨跟前。五六年来，老米涛一想起她的唯一的儿子，

就忍不住掉眼泪，哭泣。就因为这个，她的眼睛哭得有点昏花不清了。老康朗映作结论说：“汉人永远欺负傣人。”可是这一次，他们，连寨上所有的人，都发现事情不一样了。

不过一个来月，这支军队就扫除了石子路上满积的牛粪，在每家住屋旁边盖起了牛棚。他们不碰傣族的龙树^①，也不移动生火的“三脚架”^②。当他们上楼来给什么人治病或做别的事情时，一到门口，就轻轻地脱下鞋子^③，小心地赤着脚走进来。

老米涛一天比一天接近了他们。起初她还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，奇怪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，为什么这样和气，好象走亲戚的一样。以后她觉得他们真是她的亲戚一样了。特别是住在她家里的那个年轻的指导员，有许多地方都非常象她的失去了的儿子：高大的身材，黑黝黝的脸，笑起来脸上有个酒窝；一样的手大、脚大、力气大，一样的见了她就叫老米涛，叫得怪亲热怪顺耳。老米涛开始把粳粳做好送给他吃，可是他不要；老米涛又让康朗映上山为他们打一头麂子，把麂肉和麂皮都送给他，可是他只是收下了一小块麂肉——那么一小块！麂皮送回来了，而且加上了一卷票子。这种票子在赶街的日子可以买到针线和盐巴。

慢慢地，老米涛又知道了指导员的身世，知道了指导员也有自己的“老米涛”，可是国民党拉他当兵，要他挑东西做活。以后他的老米涛偷偷地来看望他，被一个当官

① 神树。

② 傣族风俗，生火的三脚架不能动。

③ 傣族习惯，进门脱鞋。

的打死在窗户外面。噢！原来汉人里面也有好人也有坏人，坏人欺负着好人；欺负傣族的恐怕也是那些坏人吧！指导员谈起遥远的过去，总是咬牙切齿，老米涛心里就想：“天啊！真不该问他。”

在这以后，老米涛老象有了什么心事，天不亮她就爬起来，把浓茶泡好，送到楼下指导员那里去。晚上点着明子，她默默坐在一角看指导员那样严肃地一些纸上写着字。

当一个指导员真不容易啊！她想：“一个人带那么多人，谁害病了他要管，谁的服装不整齐他要管，谁有心事他也要管，谁打破了哪家一个盆他还要管！工作这么忙事情这么多，天天还要写字……”说到写字，岩汗——她的孩子从前也写字，不过那是象一朵一朵花一样的傣文，而且从来没有指导员写得那么多，那么快，那么紧张。看着指导员的酷肖岩汗的圆脸，她心里沸腾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。战士们从这里走过，向指导员举手敬礼或微笑时，她从内心感到这间普通的住屋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敬，不禁以一个母亲的身份为指导员自豪起来。

康朗映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，生活的艰难和早年翻山过水为人赶马的辛苦，都已经化成他脸上深刻着的老树皮一样的皱纹。他的性情也因为饱受压迫变得古怪了。特别在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以后，他时常一声不吭地坐在火旁，好象很冷和受了潮似的，轻易不肯和人来往。解放军来后所引起的变化，在表面上看来他似乎并没有多大感触。见了指导员，他总是迟钝地微笑着，简单地翻译他们向寨上所作的宣传。小通讯员借什么东西时，他用眼睛或是用手

指给他。可是就象水也终于会洞穿坚硬的岩石一样，他的心里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连他自己也不够理解的新的感情，仿佛一切事物都有了它的新的意义。肩上的锄头不再象过去那样沉重了，打猎总找得着什么可打的东西。指导员帮助他收割谷子时，他迈开大步和指导员并肩走着，腰板挺直了，甚至在每一条老皱纹里都焕发着光彩和力量。

老米涛留神着这一切，快活得不时露出她的因为嚼槟榔嚼得发了黑的牙齿。他想：“老伴年轻了，寨子全变啦！天天都象过节一样。”

的确，解放军住了这些天，寨子全变啦！这种变化好象不仅可以看见，而且也可以嗅得着、摸得到似的。到处唱着“东方红”，到处唱着“团结就是力量”，起初是孩子们唱，以后大人们也悄悄地害羞地唱起它来了。谣言虽然不时也听得到：“要变天啦；世界大战马上要爆发；共产党耽不长啦。”可是大家都不相信。大人们在孩子们临睡前总是说：“好好睡吧！小宝贝！什么都莫怕，‘大哥’在这里啦！”而老米涛呢，她每晚总要等工作到深夜的指导员睡下之后，她才能安然入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甚至觉得指导员翻身时床铺的响声都和自己的儿子岩汗一样，她自己时常喜欢醒着，在楼上仔细地辨别它。

并不太长的日子，老米涛和指导员之间，建立了这样深厚的感情。寨上每一家人家，也都和自己的“房客”建立了牢不可破的、在傣族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两个民族之间的真正的友谊。可是，一天，这支部队要走了。

指导员向康朗映提出要求，请他代找一个熟悉山路的

向导，带路剿匪。康朗映马上接口说：“我去，我在大山里把胡子都钻白了，闭着眼也能给你摸出路来！”

老米涛一把热泪一把鼻涕地哭着。她虽然还不很懂汉话，可是从指导员的表情可以看出指导员也很依恋她，就象儿子依恋老母亲一样。她心里想着：明天他就要走了。打仗是要流血死人的，也许她会永远丧失他，就象永远丧失岩汗一样。可是天啊！怎么能够这样想呢！不会死的，当然不会！老米涛一面迷信地吐口唾沫，一面赶快对自己说：“指导员！就会回来，很快就回来！”

夜里她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她知道她没有理由留住他们，他们的工作是很要紧的，就象指导员说过的那样：

“保卫大家”，他们负责保卫这边界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块界碑和每一个人的和平与安全，其中也包括老米涛的那一小块烟草地和康朗映及老米涛自己。当她听见指导员在这时候还和很多人说着话，听见小通讯员把武器弄得发响时，她就对同样没有睡着的康朗映说：“路，你真的熟吧？要好好带他们，莫走错啊！”

三

指导员带的部队才走了几天，曼打寨每个人都好象丢了什么东西一样，老米涛在每天夜晚都习惯地想问：“指导员！睡觉了没有？”可是指导员已经不在楼下了。

康朗映隔了七八天回来了；可是指导员和他的战士们还没回来，他们分散清剿土匪去了。老米涛坚信他们终究会回来探望她的。于是，她开始把纺车搬到寨子最前面的一个路口上。从那里可以望到横断山脉绵延不断的原始森

林，可以望到奔向东南的澜沧江的浪花。就是这样，一天又一天，她终于等到了她的第二个房客了。

那是傣族佛历年前的日子，县上召开了征粮动员大会之后，人们兴高采烈地修起了寨上的仓库，放起了多少年来没有放过的高升，蓝色的火焰在空中条条划过，曼打寨变得更加美丽起来了。去县上参加动员大会的代表带回来了几个傣族歌手们自己编的调子，姑娘们很快地就把它唱开了：

天上小星对小星，
地下灯草对灯芯；
共产党对我爱护深啊！
我还共产党一片情！

天上的乌云跟乌云，
地下的狮子跟麒麟；
狮子跟着麒麟走啊！
傣人要跟解放军。

天上的星星数不清，
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尽；
打下的公粮交仓库啊！
送给我们心上的人。

笛声颤动着，人们尽情欢唱。点着火把，大家纷纷抢着上公粮。舂得净白净白的粮食堆满了寨子中间的仓库。

和代表们一块回来负责征粮工作的那个解放军同志（老米涛力争来的新房客），则在那里点收着，过着秤，微笑着和每一个送粮的人握手。

老米涛对他的新房客高班长起初不大满意，他虽然姓高，可是身材十分矮小，已经不很年轻。从面貌来看，没有任何一点和岩汗或是指导员相象的地方。而从他左颊显得格外苍老的疤痕以及额上密布着的皱纹来看，作为老米涛的一个儿子，显然也是不很相称。但尽管如此，老米涛仍然热情地招待他。只要楼下住了人，一切就显得有生气，何况不过两三天，新来的“房客”，也讨得了老米涛的欢心呢！

在验粮和组织民兵护仓的闲暇里，高班长为老米涛做着一切他所能做的事情。挂过彩的、不十分方便的手编出精细的竹篮，水缸里的水时常满满的；收割烟草的日子，康朗映又多了一个帮手，和岩汗一样勤劳得讨人喜欢啊！

每天夜晚，老米涛的楼下挤满了寨上的年轻小伙子，开着会，讨论着怎样防匪保家，站岗放哨，以后就唱起悦耳的歌来，互相用不纯熟的傣话与汉话倾心交谈。老米涛和康朗映情不自禁地要下楼去，坐到一角幸福地听着。岩汗在时那些充满欢笑的日子又回到这个简陋的家庭里来了。

“他爱唱歌，又会吹笛子，编的篮子又是那么巧，那么细，这点完全和岩汗一样呢！”

老米涛象有新发现似的暗暗想着，同时逐渐地又发现了几点他和指导员相象的地方，比如：每天夜里他也一样在一个本子上写字，写得虽然不快，不象指导员那样整齐，

但，他咬着笔杆沉思的神气却与指导员真相仿。另外，他夜里也时常辗转翻身，稻草窸窣着，声音简直就和岩汗活着时一样响。

老米涛又和过去一样快活和忙碌了。煮着茶，为高班长偷偷地洗毛巾，补衣服上的破洞，每晚问一次：“班长！睡觉了吗？”康朗映呢，却喜欢听高班长讲战斗故事，特别爱听他怎样在一次激烈的战斗里，掩护连长突围的故事。在那次战斗里，他挂了彩。可是他和同志们终于击退了多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。

而这个使康朗映及老米涛听得出神的英勇战斗的故事，不久又在他们这里重演了一次。有一天夜里，曼打寨被越境的敌人包围了。

敌人，从澜沧江偷渡了过来，约摸有七八十个，点着火把，围住了曼打。“缴枪不杀！缴枪不杀！”那些打着“滇南剿共军”的旗子的土匪学着我们的口号，在四处乱喊。

“看是你缴我的枪，还是我缴你的枪！”老康朗映大声地回答，一面迅速用火药枪向敌人还击，火药枪子飞射着，一枪往往打死两个。寨子上二十多个民兵也都在高班长领导下，分散在寨前坚持。其中一个已经奉命前去区上送信，扎营在野林的部队就会前来支援。

可是，高班长突然咬着牙跳起来——敌人点着火企图来烧寨子了。显然，这些竹子编织的茅屋，是经不住一把火的。

“同志们！”高班长大声喊了起来，“我们民兵原来就是为了保护公粮，保护生产，保护我们的寨子才组织起

来的，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来烧？”

“不能！”民兵们的回答象打雷一样。

“那么冲啊！”

高班长的冲锋枪响起来了。冒着敌人的机枪弹雨，他挥着不大灵活的左手，带头跳出了寨子，向敌人扑去。民兵们紧握着火枪跟在后面。再后面，又是寨上所有的老人、孩子和姑娘们。老弯刀、锄头、木棒，所有能用的武器都拿来了。牛角响着，枪声响着，人群喊着，原来占着优势的敌人溃散了。

战斗结束了，高班长负了重伤，左颊的旧疤痕上，又添了新的伤口。老米涛撕着布条流着泪为他包扎，可是区上来了部队，挂着红十字包包的“大哥”把他和另一些伤号，抬到什么“医院”去了。

老米涛就是这样失去了她的第二个房客，但是部队决定暂留一个排在曼打，一个班又住到了她的楼下了。

四

老米涛对她的十个新房客招待得十分殷勤。她的小楼下面，头一次住了这么多贵客，茶，必须煮三次才能倒满每一个“大哥”的军用水壶。她很高兴能为他们更多地做一点事，因为从最近的战斗里，她更深切地明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大救星的这层道理。不时，她记起高班长被弹片炸得血迹模糊的脸；不时，她又记起高班长响亮的呼喊声：

“同志们！我们宁可牺牲自己，决不能让敌人烧了我们的寨子！”——你看！他说“我们的”寨子，可见他把曼打当成了自己的家。

象往常一样，老米涛又开始在新房客中间仔细地端详了又端详，找寻着她的岩汗，她的指导员和她的高班长了。

这一个胡子刮得很勤的班长，也许有点象指导员和岩汗：手很大，脚也很大，脸色很健康，又爱劳动，可身材却远不如指导员或是岩汗高大。这一个，个子倒差不多，也和岩汗一样结实黝黑，可是脸不是圆的，笑起来也没有酒窝。这一个，时常背着把扎着红绸子的小号的，脸是够圆的了，身子结实得象小牛，可是年轻得很，简直还是个小孩子呢！这一个，模样不象，可是非常爱整洁，一双手从来不停，而且性情那么固执刚强……

“老米涛！你会算命吗？看个啥呀！”有人开玩笑地问。

“不是，我从前有个儿子，名字叫岩汗，他……”

“我们都是你儿子啊！”十个战士快活地笑了起来，有的亲切地拉住了老米涛的手。

的确十个人都有象岩汗的地方，可也都有不象岩汗的地方，老米涛想：“也许真的可以都算我的儿子吧！嘿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，能够有这么多的儿子，可是真福气啊！”

康朗映听着楼下热闹的声音，忍不住跑下来，问这问那。自从高班长挂了彩的那次战斗结束以后，他参加了民兵，当了队长。站在青年的行列里，他从前那种阴郁的性格也整个变过来了。

民兵队上，新的枪枝已经发了下来，康朗映和民兵们学着这个排的战士，每天，天不亮就爬起来跑步。老米涛和一些别的老年妇女，就抓紧时间，去搜索破衣破袜，把

战士们自己缝的针脚很大的补丁拆开，重新缝好。

至于寨上其他的那些小孩子和姑娘们呢，他们一样起来很早，带着活计去看操练。晚上号音一响，战士们集合唱歌子时，也都加入进去合唱，直到声嘶力竭。

一次，半夜里突然号声响了！号音短促而又紧张。战士们在五分钟内打好了背包，跑步到操场上。曼打寨惊慌了。民兵们从岗哨上奔了过来，出了什么事了么？队伍要离开了么？

可是，什么都不是，排长打着“电筒”，检查着每一个战士的服装，以后又到每个班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在地上。那个时常把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的小司号员被批评了：他的小本子在匆忙中忘记打在背包里，丢在铺位的稻草中间了。嘿！原来这也是一种操练。

从此，人们不再怕夜间的紧急集合了。但在每次紧急集合时，大家都要静静地起床伴着他们走到操场。老米涛呢，从那次以后，又多了一件新的秘密的工作：一当战士们去集合了，排长还没来以前，她赶快下楼点着明子到处检查，看有什么遗漏没有。她特别要查小司号员的床，果然有一次，她发现那小鬼又把一块布片忘记在铺前的地上。老米涛赶快拾起来，藏起了它，心里却想：“这孩子……”这样，直到司号员自己想起那块擦号角的布，气喘喘地来到排长面前坦白和检讨时，她才担心地拿了出来。

春茶冒了尖，老米涛心里又在盘算：今年要怎么加把劲，好让他们每晚唱歌都有足够的滋润嗓子的春尖茶喝。

可是老米涛的心愿并不能得到满足，采茶才开始，一个夜晚，紧急集合号响了。人们还以为是和往常一样的操

练和演习，但排长却代表全排的战士向曼打寨告别：民兵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，新的任务要他们离开这里……

全寨的男女老少都赶来恋恋不舍地挥泪告别，姑娘们躲在人背后忍不住哭出了声。一里、两里、三里、五里……队伍在中间迈着大步，两边跟着沉默着的傣族人民。

老米涛的头巾散乱了，她喘着气追上了部队，固执地把包在裙子里的糯米粑粑塞进每一个战士的口袋。话，都变成了哽咽。小司号员用力握住老米涛的手说：“老米涛！我们会回来！你等着！你的岩汗会回来！”

是的，老米涛等着，寨上每一个人也都在那里等着。日日夜夜，她的纺车在寨前嗡嗡地唱着等待的歌。

有时，也的确有一些新的岩汗从这里路过，他们有的喝了老米涛准备下的新茶，就又匆忙地走向前方，有的住下一两天又走了。老米涛永远发现他们之间，有些什么共同之处，永远找得到他们相象的地方。如果不是那同样健康的面貌，便是那快活的讨人喜欢的性情，再就是那勤劳的手或是办庄稼的好力气。同时她也学会了快乐而又大方地来接待每一个岩汗，学会了汉话，学会了不带一颗眼泪地和每一个岩汗告别，因为她明白岩汗的足迹遍布澜沧江岸，因为她明白她有着数不清的岩汗，他们每个人也都想到她，为她学习、工作与战斗，为她争取更幸福的明天。